

「日」小仓千加子 著
魏丽华 译

「纯爱」的消失
生存·依存·保存
女儿的婚姻由父亲和国定决定
恋爱与拜物
「糊涂·坚强·精明」的法则

嫁人， 没那么难

结婚的条件

嫁人，
没那么难
结婚的条件

「日」小仓千加子 著
魏丽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嫁人,没那么难:结婚的条件 / (日)小仓千加子著;魏丽华译.
—青岛:青岛出版社,2013
ISBN 978-7-5436-9345-6

I. ①嫁… II. ①小… ②魏… III. ①女性—婚姻—通俗读物
IV. ①C913.1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76354 号

KEKKON NO JOKEN by Chikako Ogura

Copyright © 2003 Chikako Ogura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sahi Shimbun Publications Inc., Tokyo in care of Tuttle - Mori Agency, Inc.,
Tokyo
through Beijing GW Culture Communications Co., Ltd., Beijing

书 名 嫁人,没那么难——结婚的条件
著 者 (日)小仓千加子
译 者 魏丽华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85814750(兼传真) 68068026
鲁权图字 15-2012-128 号
责任编辑 杨成舜 E-mail: ycsjy@163.com
特约编辑 霍芳芳
封面设计 毛 增
照 排 青岛新华出版照排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星球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3 年 6 月第 1 版 201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880mm × 1230mm)
印 张 4.25
字 数 130 千
书 号 ISBN 978-7-5436-9345-6
定 价 20.00 元
编校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70
青岛版图书售后如发现质量问题,请寄回青岛出版社出版印务部调换。
电话 (0532)68068629

目 录

从东京看全国 / 1

“结婚”是所有一切的关键 / 2

国际视野下的少子化 / 4

日本是世界第一晚婚国 / 5

东京发生的事情 / 7

“纯爱”的消失 / 10

1940 年体制与恋爱统治 / 11

恋人的要求与结婚的条件 / 13

中产家庭女儿的“公主化” / 14

生存·依存·保存 / 17

晚婚化与最高学历 / 18

高中学历者的结婚意识 / 19

专科学历者的结婚愿望 / 20

本科学历“女强人”的结婚条件 / 23

母女之间 / 24

对女儿的期待 / 25

已婚女人的三种身份 / 28



已婚女人的四种类型 / 29

劳动总解脱 / 30

胜利的主妇们 / 33

我不是关口里美 / 35

两种女生 / 36

《VERY》式生活方式 / 41

就业难与结婚难 / 43

理想之爱的复活 / 46

从《VERY》到《STORY》 / 49

相亲与理想爱情 / 50

四十岁的意义 / 52

《STORY》一代 / 54

新的劳动方式 / 57

15 年后的同学会 / 58

《STORY》式工作感觉的解读方式 / 61

创刊号之谜 / 65

不要把我当成你的梦想 / 65

婚姻买卖 / 68

绝对不能说的事情 / 70

为女不识衰男 / 72

分析仓田真 / 74

富太太的梦想 / 76

临时白领 / 80

梅宫安娜的生活方式 / 82

白领女性的选择 / 83

女儿的婚姻由父亲和国家决定 / 88

过高的理想与过长的处女史 / 90

对父亲的反感 / 92

恋爱与拜物 / 96

被爱的渴望 / 98

“学者”对“作家” / 101

“糊涂·坚强·精明”的法则 / 103

恋爱感与噱头感 / 105

女性的偏差值 / 108

西村知美敬启 / 111

脏活儿妈妈做 / 113

成功恐惧症 / 115

追梦男 / 118

男性的结婚条件 / 120

女性的偶像 男性的偶像 / 122

从东京看全国

大约十年前,我曾经受邀去鸟取县^①一座大山脚下的村庄演讲。演讲由当地青年团组织。听当地人说,许多以前种植“20世纪梨”^②的农户们都改行当了牧农,在辽阔的牧场上经营烤肉,收入颇丰。演讲结束后,青年团团团长跟我说起了农村青年结婚难的问题。当然,他首先解释说自己不属于其中一员。他只是真诚地希望我能够说服大阪的女学生们嫁到他们村里来。他还许诺,如果顺利成婚的话,村里就给红娘10万日元、新娘50万日元。一回到大阪的专科学校,我就问女学生们,是否有人愿意成为“大山的新娘”。我告诉她们,村里的青年团还承诺了两件事:一是结婚之后,太太绝不用在牧场干活;二是小夫妻俩不用和老人住在一起。

但是,所有女生对此都了无兴趣,并断然拒绝成为“大山的新娘”。“我才不愿意为了区区50万白白浪费我的人生呢!”有女生说。“那你们觉得哪儿不好?”我问道。学生们的理由完全相同:第一,和个体户结婚的话,“老公每天三顿饭都要回家吃,烦人”;第二,“虽说不用和老人住一起,但也就是抬抬脚就到,烦

① 日本行政单位中的“县”相当于中国的省。鸟取县位于日本东北部日本海一侧。

② 20世纪梨是鸟取县的特产。



人”;第三,“说是不用干活,但忙的时候还不是一样要帮忙,烦人”。还有学生说不想因为干活而晒黑等等。当问到为什么特别热衷于选择丈夫一大早上班、婆家又离得较远的家庭主妇式生活时,她们又一次异口同声地回答:“因为我们想要属于自己的时间!”我问:“那,自己的时间,你们打算都干点什么呢?”她们立刻七嘴八舌地说,“和朋友煲电话粥”、“思考一下将来干什么”。“将来”这个词让我有些吃惊。学生们认为,结婚生子、孩子可以放手之后,就该考虑自己的“将来”了。“结婚的时候不是已经决定了将来做什么吗?”“老师,那不是真的。”学生们非常理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日本“结婚难”的时代必然来临。十年后的今天,大阪女生的这种意识已经遍及日本。当年二十不到的学生们现在已经快三十了。今天,大阪25—30岁的女性未婚率超过了50%。也就是说,当年的女生应该还有半数没有结婚。由此可见,今天的晚婚化,在当年大阪短大女生对“大山的新娘”的拒绝中已经初见端倪。

“结婚”是所有一切的关键

晚婚化的倾向还没缓解,少子化又来袭日本。如果不理解年轻女性心中的黑洞——“即便结了婚,我也要拥有自己的时间”的话,就无法制定出解决这一问题的政策。不能因为多数人认为自由恋爱好于相亲,就将恋爱与结婚混为一谈。大阪的专科生们在1985年左右就明确提出“结婚和恋爱是两回事”。在她们眼中,将恋爱与结婚混同的老套思想只是因为深受“理想爱情观”的教导。她们认为,对结婚对象与恋爱对象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设定好条件去相亲,这种做法太愚钝,太不懂女人心。为了

结婚而相亲,或者说目的性鲜明的婚姻,是对自尊极大的伤害,是万万不行的。在她们眼中,婚姻应该是“自然的邂逅”。可见,如果不明白未婚女性对恋爱与婚姻的多元看法的话,是无法制定行之有效的少子化对策的。

可惜的是,日本的少子化对策无一击中要害,甚至可以说是糟蹋纳税人的钱。婚姻深奥、微妙又敏感,夹杂着各种欲望与情结。它过于复杂,无法一点就通。但是,2001年,内阁府却在小泉直接授意下出台了少子化对策。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多生多产”,但每年却以“多多生产”为目标召开讨论会,想来真是令人汗颜。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此外,政府还开始面向已婚家庭制定“待人托儿童零计划”(放宽设立托儿所的条件等)。少子化的根本原因其实在于育龄女性的晚婚化,或者说是对婚姻的观望态度。这些未婚女性对托儿所问题毫无兴趣。当被问及“你是否认为是托儿所数量的原因导致未婚女性不愿意要孩子?”时,所有女生都付之一笑。托儿所数量是否足够与女性是否愿意生孩子毫无关系,但未婚女性对婚姻的犹豫与已婚女性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根本原因却完全一致。

问题的关键是“结婚”。没有幸福的婚姻,谈什么结婚、生孩子。没有比“不幸的婚姻生活”更恐怖的了。如果非要让女生们在“超富的衰男”和“超酷的穷小子”之间选择一个的话,她们会说“哪个都不要,单身更好”。若换成“钱袋满满、长相平平的男人”和“钱袋瘪瘪、相貌堂堂的男人”的话,女生们则全部选择了前者。对于婚姻,她们都有冷静的选择,而且选择结果大致相同。正所谓法不责众,大家一块儿闯红灯,就没什么可怕的;大家都推迟结婚,挑来挑去,就像玩扑克牌一样,不断地洗牌,只为等待更



好的牌到来。社会少子化现象自然也就越来越严重。

国际视野下的少子化

国家不久前发布了人口推算结果,即从当下的社会出生率预测未来的人口总数。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该预测数字就越来越偏离实际,或者说实际情况越来越不符合国家的预测结果。2003年日本总人口为1.2761亿人,但50年后将跌破一亿,并且其中65岁以上老人所占比重将高达40%。意大利是当今世界第一老龄化国家,但今后日本必将成为世界第一,不,应该说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老龄化国家。

现在,日本的总和生育率为1.32。以15—49岁的女性一年间所生育子女的年龄别数量为分子、以此年龄段的女性年龄别数量为分母,将所有年龄别生育率相加就得到总和生育率。尽管还存在15岁是否适合生育、49岁是否还能生育等问题,但在此先不予考虑。原因是迄今为止一直使用该计算方法,一旦改变将无法进行比较。据推测,2049年日本总和生育率为1.10。这个数字或许反映了行政部门的过于乐观。

出生率下降,或者说少子化,并不仅仅发生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等都有少子化倾向。欧洲的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南欧国家以及德国等也都面临着少子化问题。反之,有效抑制了少子化趋势的国家是英国、法国、北欧诸国、美国。

日本社会的特征是少子化与老龄化进程同时加速。在2001年的社会保障审议会第二次人口分会上,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的阿藤诚所长明确指出:

“出生率到底会下降到何种程度?什么时候可以抑制住这种

趋势,而抑制的条件又是什么?所有这些都还是未知数。因为人类未曾经历过这一切。”

作为行政研究机关的首脑,阿藤诚对少子化却束手无策。阿藤所长是人口推算统计专家,而不是婚姻问题专家。如果要求阿藤所长去研究未婚女性的心理黑洞未免有些勉为其难。

但是,以国别或者以国内各都道府县为基准进行比较的话,会有很有趣的发现。如果将全世界总和出生率低的国家按顺序排列的话,意大利第一(1.15)、德国第二(1.24)、日本第三(1.32)。这种组合是否似曾相识呢?意大利、德国、日本正是二战时期的轴心国。当年的轴心国,在法西斯国家体制的指挥下,妄图凭借战争迅速改变国家的落后局面,结果却败给了同盟国。如今,战后五十年,这三个国家又同时全部面临着少子化的问题。可见,少子化是政治上某种问题的不可预期的结果。日、德、意三国,战前一味要求女性要有母性,要做家庭主妇。而就在这三国,女性们对结婚与生育开始了无声的反抗。

日本是世界第一晚婚国

当今日本,25—29岁的女性未婚率为54%。而在1970年,同年龄段的女性82%已婚;1975年,79%已婚。对于1941年至1951年出生的女性来说,25岁还不结婚的话,会感觉到相当大的压力。那时候的人们认为,“女人是圣诞蛋糕”,24岁还好销,25岁就没人要了。

可是今天,30—34岁的女性中,还有27%未婚,即四人中有一人单身。现在人们不再说,30岁呀31岁还不结婚就太晚了。女性已经从“圣诞蛋糕”变成了“过年饺子”。



有一种统计数字叫作“平均初婚年龄”。在1970年和1975年,日本女性平均初婚年龄都是24岁,但现在已经上升到27.2岁,位于瑞典、丹麦之后,名列世界第三。但是,北欧国家非婚率很高。有些伴侣一起生活,共同养育孩子,却并不领取结婚证。非婚生育率在瑞典为55%,在丹麦为47%。这两个国家20—25岁的女性中,同居率达到40%。对于她们来说,领取结婚证和拥有配偶是两码事。(顺便提一句,该年龄段日本女性的同居率为7.5%,而且这个数字来源于对“是否曾经有过同居经历”的回答。现在继续同居的未婚男女,多为25—29岁,且不足3%。)

日本有种奇怪的婚姻习俗,叫作“奉子成婚”。2000年,日本非婚生子率仅为1.7%。这个事实可以解释为男性对怀孕女友的责任意识比较强,希望能给女友一个“名分”。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这一事实恰恰说明了日本人传统观念中对“非婚生子”的极端否定。

婚姻关系缔结之后再生育子女、同居率低下这一事实,说明日本的未婚者都是单身。这样看来,在平均初婚年龄方面,日本就不是世界第三,而是世界第一了。晚婚化直接导致了生育时间的推迟。头胎的平均生育年龄(日本是个对国民隐私进行全方位管理的国家)2001年为28.2岁,晚育趋势日益明显。另外,据报告,2000年50岁以上女性生育共有6例,未被计入总和出生率。而40—50岁间初次生育的女性人数也有激增趋势。据说如果持续进行女性荷尔蒙营养治疗的话,60岁也有可能生育。如果仅仅从平均生育年龄为28.2岁来推断妇产科里的产妇多为28岁的話,那就被平均值的表象欺骗了。实际上,现在产妇年龄呈现两极分化的倾向——除了特别年轻的产妇之外,就是年龄偏大的

产妇。两者年龄相加后的平均值为 28 岁。千万不要被这个数字所蒙蔽。事实上,在大城市的妇产科,既有 10 多岁的妈妈,也有 40 岁前后的妈妈,但就是找不到“适龄妈妈”。

总之,从生育可能性来看,40 岁前结婚都不影响当妈妈。女性没必要像以前一样,30 岁前就赶紧把自己给嫁出去。可以说,结婚警戒年龄相应延长了 10 年。现在,未婚女性直到快 40 岁才开始有压力和紧迫感。这些焦虑不安者中的一部分会最终迈入婚姻的殿堂,剩下的则会一直保持单身。50 岁的单身者被称为“终身未婚者”(当然这个名称是政府制定的。国家将 50 岁以上的人定义为“恋爱绝缘者”。在国家的眼中,50 岁的人已经无法享受性的欢乐。当国家的这种认识赶不上社会变化的进程时,谁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希望渡边淳一先生能够代表国民表达一下对此的愤怒)。

以上探讨的虽然都是女性问题,但女性未婚的同时意味着男性未婚。据统计,30—35 岁的男性未婚率为 43%,35—40 岁的为 26%,50 岁以上的也有 10%。今后,终生未婚者肯定会不断增加。未来的日本,与其说是个少子、老龄化的国家,不如说是个非婚国家。

东京发生的事情

1995 年,东京女性终身未婚率达到 9.74% (全国平均 5.8%)。

东京是“全日本的先行者”(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人口动向研究部部长高桥重乡语)。上文提到,25—30 岁的日本女性平均未婚率为 54%,而东京是 65%。30—35 岁的未婚率高达 38% (全国平均 27%)。可以说,东京是座“单身城市”。



东京的平均初婚年龄为 29.22 岁,同样名列日本第一。相反,福井县早婚率最高,其次是福岛、山形、岛根、三重、香川。而福井县同时也是双职工率第一。这并不是因为福井市民男女平等意识比较强,而是俗话说说的“一口人没饭吃,两口子有饭吃”,即结婚对他们来说是生活的手段。听福井人说,在当地,结了婚待在家里的女人会被人戳脊梁骨——“那家媳妇儿是个懒婆娘”。已婚女性里里外外都得是一把手,她们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实际时间长度是全日本最长的(福井男性家务劳动意识极其低下)。

结婚早与收入低、学历低有关。女性的初婚年龄按照初中毕业、高中毕业、专科毕业、大学毕业的顺序依次提高。根据 1997 年的《出生动向基本调查》,中学毕业女性 23 岁结婚、高中毕业 25—26 岁、大学以上毕业 27 岁结婚。没有学历资本的女性被早早抛入社会,结婚成为她们的生活手段。

那么,东京女性的高未婚率,则与城市化、高学历、劳动机会的扩大等多种原因相关,这些原因共同造就了适宜单身的社会条件。继东京之后,高未婚率的是京都、福冈、大阪。东京、京都、福冈、大阪的 25—30 岁女性未婚率都超过了 50%,而其余各地均难以突破这一高度。揭开平均值的面纱,分析各地区的差异,可以看出,没有东京等大城市的高未婚率,就没有 25—30 岁女性 54% 的全国平均未婚率。准确地说,“65% 的东京未婚率”与“40% 左右的地方未婚率”共同造就了 54% 的全国平均未婚率。高未婚率的结果就是,2001 年,东京的总和出生率创下了 1.00 的纪录,第二位是京都的 1.20。

那么,包括东京在内,未婚女性是因为不想结婚而保持单身

吗？当然不是。“将来准备结婚吗？”面对这个问题，90%的女性回答“是”。事实上，在发达国家中，日本人的结婚愿望是最强烈的。但是，对于“没有理想的对象就暂时不考虑结婚”的说法，55%的人选择了赞成。（以上数据来源于2002年国立社会保障人口问题研究所《出生动向基本调查》）

坊间传闻年轻女性因为想专心工作而保持单身。2002年的调查证明，只有15%的女性存在这种情况。未婚理由中高居榜首的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而这同样是想结婚却一直保持单身的男性的未婚理由。

想结婚，但没有“合适”的对象。正因为很多人有这种感觉，日本的少子化才不断发展。换句话说，少子化问题就是“结婚的条件”问题。难道政府不应该好好考虑一下困扰未婚者的这个问题吗？

“纯爱”的消失

未婚女性暂不结婚的第一个理由是“没有遇到合适的对象”。“合适的对象”这个词直击晚婚化的深层原因。

打个比方,假设家中的洗衣机寿终正寝,必须赶紧购买新洗衣机。但是,对于应该购买何种洗衣机我们有些举棋不定。当然,最好是滚筒式、前开盖的那种。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一定预算,又不怕麻烦,四处找找,肯定能买到称心如意的洗衣机。哪怕家电市场仓库里没有合适的,商品目录里也肯定会有,多等一段时间就会有货。这就是我们生活的时代。洗衣机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即便我们的理想是嵌入式,但倘若预算不够的话,也可能放弃嵌入式,买立柜式。因为如果不尽快依照“理想的洗衣机”选定“合适的洗衣机”的话,就没法解决洗衣问题。说到底,人们不会因为没找到“合适的洗衣机”就放弃用洗衣机洗衣服。

问题在于洗衣机与结婚对象的区别。人们为什么能找到“合适的洗衣机”而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呢?

有一种答案认为,原因在于洗衣机种类繁多,每一种都是批量生产的。而人不可能像洗衣机那样,在工厂里被大量生产出来。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无法从目录上事先找出自己喜欢的那一款。即便功能完备,但往往设计(外形)无法符合自己的愿望。有的时候,功能和外形都挺中意,但却早被别人买走了。

合适的洗衣机可以量化为合适的价格、合适的大小。简单地说，按照收入多少和房间大小，基本可以确定购买何种洗衣机。但在选择合适的结婚对象的时候，判断自身的身价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确切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码，选对象也要根据自己的价码量力而行。但每个人都很难看清别人眼中自己的价码。因此，自己看来是合适的对象，在别人眼中却总是攀高枝。事实上，可笑的是，经常有人盲目地超越“合适”而选择“梦幻般的非现实”。

或许有人会说，将结婚对象与洗衣机相提并论本身就是一种错误。那么咱们就直接说结论吧。现在，洗衣机和结婚对象是等同的，结婚远比恋爱更贴近洗衣机。要说明结婚和恋爱是两件事，还需要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1940 年体制与恋爱统治

所谓恋爱婚姻，即以婚姻为恋爱终点的主流婚姻形式，始于1940 年国家自由经济统管体制开始之时。战争期间，这种经济体制的社会表现是对男女关系的约束。为了进一步强调家庭秩序与社会道德，国家对家庭关系外的恋爱关系与性关系进行了全面统管，青年男女一起上街也被严格禁止。换句话说，将恋爱关系纳入家庭关系之中的“恋爱婚姻意识形态”作为一项国策被彻底贯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国家是一个大家庭，天皇统治着无数小家庭，小家庭中的家长统管女性成员。女儿的恋爱关系与性关系必须在家长的直接管辖范围之内，并且只允许家庭体系内的性爱关系存在。走婚、农村祭祀夜的自由性关系等都被看成封建恶习而遭到取缔。代替走婚习俗的是近代娼妓制度的普及，